

年底岁末，新桃旧符，又翻开新日历或不翻纸质只网上虚拟度日，终归都逃不出季节的神机妙算。春节总是要来。雨水总是要来。惊蛰也不仅仅是蛰惊，天上一个滚雷霹雳，地上人也会一惊：哦又是一年日子一岁人了。这种时刻，总不免想发个心愿，我想说我的心愿是：成为富人。

我的心愿是成为富人，但咱不谈钱。数以百万千万亿万计，那都不是我的富人标准。个人纵然富可敌国，拥有一串无限大数字，却说来伤心，只因生命总是短促到花不掉太多的钱。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幸好富人还有其他标准，也好像更应该是其他标准，在伦敦巴黎纽约富人区，随时可见的富人应可佐证这一点：衣着普通，气宇不普通。街道也普通，气氛不普通。所以，咱不谈钱，谈相状。

说一有钱人，其热爱文学，先前读过一批新写实小说自然包括我的，特别喜欢请作家吃饭。其做生日大宴宾客，包了京城一幢高堂华厦顶楼的旋转餐厅，随落地玻璃 360 度旋转，挥挥手任意一指都有其房地产业，却不幸还是与普通食客一样，吃虾吃到了泥肠。其勃然大怒，拍桌大叫一声：“美女滚过来！”同时吓吓直吐，嘴里不断喷出残渣余孽，乱七八槽横陈雪白桌布，同桌纷纷调开视线，邻座唯恐避之不及，唯其本人浑然不觉，边吐边骂。我自去找服务员讨要渣斗，服务员圆睁无知美瞳问：啥？我只好自选小托盘一叠，权当渣斗，席间发给大家，以便各自就近在嘴边盛渣。其一把推开渣斗，说：穷讲究啥呀？咱可没那么多讲究！咱就是一农民！我自讨了一个没趣。笑笑。实际上立刻暗暗点击了删除键，彻底杜绝了日后发生此类型饭局。连一点泥肠硌牙了都穷凶极恶，这就是一幅穷相，再有钱，也不算真正富人。

我也曾与著名老少文人一起开会进

成为富人

餐，其们也已经很有钱，也已经香车宝马华屋锦衣。煮鸡蛋上来了，趁热吃，是很香。但，看这里：其们一把捞过鸡蛋，手烫得直抖豁，就桌子上急急磕破，碎壳子四处甩，甩人身上也不管不顾，只顾张口大咬，又烫得舌头直弹，敞开大嘴直哈气，清涎从嘴角挂下来。简直卒不忍睹。你好心建议他使用蛋托，他竟然反应过度，立刻反击：屁！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与一只小小蛋托有深仇大恨，宣称：咱就是一农民！如此，也就很难算得富人相状了。奥妙的是，许多有钱人有人名，都惊人一致地乐于号称“咱就是农民”，并且肯定是在拼死拼活脱离农民身份以后，这真是意味深长。尽管此话一听好比当场吃苍蝇，但是这里咱只谈相状：都有钱几十年了，都人秧子长几茬了，再是不该穷人乍富挺胸凸肚了，如果还坚持一副穷相甚至倒退至恶相，那就是故意不学好，那就是居心不良，别谈什么富人相状，或许得谈谈人渣相状了。

当然什么渣斗啦蛋托啦，都是微不足道小工具。微小到我提升它们的意义与价值——更加文明、更有助于人类智力进步、更有助于有钱人摆脱穷相，显然都有小题大做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嫌疑。是我承认。因为我天生缺乏说那些振聋发聩豪言壮语的才能，只能实打实分析具体事物。渣斗与蛋托，就是好用，使用了它们，就是更加方便与文明。相比那些宏大事物，它就是发生不了歧义，人也就无法发生诡辩。于是新的一年，我的心愿其实也就是一点很具体的东西了，也无非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任何更文明更先进的任何工具，都乐于接受积极尝试，尽量利人利己。成为富人，说笑而已。富人也没有一个固定相状。若说富人作为阶级，骨子里头应有共同特质，我个人理解，无非还是温良恭俭让。最后一句话管总：人要学好。人一定要学好，才好。

燭火之光

陆其国

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严耕望和其师钱穆有一个共识，即后者认为一个学者能否做出一流成绩，“只关乎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关键是后天努力。所以在严耕望看来，自己不如此做就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静的学术人”。

然而从《治史三书》广受读者欢迎，可见这本大家小书绝非一般的“燭火之光”。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中曾表白：“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别别寓任何心声意识。如谓有‘我’，不过坚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而已……”这分明是一个毕生献身于中华文化的史学大家，读史阅世的经验之谈和顿悟之思呵！

此处青浦地界，从市中心迁来已十七年有余。彼时来此一则家人工作之故；二则看到周边且田野河流也小镇集市，虽然出行有些不便，远离市区繁华，倒也适合宅读书望野眼。这一住，青丝夹华发，田园不复，尘嚣恰是一年盛似一年，只是，终究衬着郊野质地，变与不变，也还是别于市中心。

郊区的气质原也是不陌生的，大学前一直生长于嘉定，虽其现今城市味浓郁，已不复早年老街城墙护城河城镇和乡村并存的古城气质，但记忆深处的符号已印刻血脉。所以，彼时寓居青浦，好比一场还梦。阳台放眼能平野远瞩，深深喜乐。春天看菜花黄不必舍近求远，田埂上时见蚕豆花开，附近的镇子虽非古镇风貌，老宅旧公房农民别墅共存，卫生院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模样，进出都是面熟陌生者，看个发烧做心电图的也方便；主干道也就一两条街，日常生活也还是够的。方圆有几条小河，皆活水，走过路，夕阳下野生的长得七叉八脚的构树倒影入河，水影漾漾的，让看的人心情怡然，在市嚣之时呼吸到野趣之风。

当然要到青浦他地看看，心理感觉上似乎离大观园、淀山湖、朱家角等好像近了些的，淀山湖畔的大观园兼之梅庄虽是七十年代末人工兴建，二三十年下来也是染了日月

在大学教了三十七年书，有媒体朋友要我为刚上大学三十几天的新大学生们说几句话，主题是上大学后如何学习。这方面，休说几句，几十句几百句话也是有的说的。但我最想说的只有一句：大学是读书的地方。

你想，一个人进入成年后还能有四年大块时间读书——整整四年时间只要读书就行，只做读书这一件事就行，这个人该有多么幸运、幸福！无需担忧生计，无需汗流浹背，无需风里雨里，只要花前树下河边湖畔读书即可，你说这岂不美上天了？我实在想象不出人世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场景。

或许你要说校园里的名堂可是很多的哟，哪里像你说的那么单纯！是的，置身其间三十余年，这我当然知道。有时甚至觉得校园过于热闹了，但作为个体，再热闹你还是可以读书。在演讲会场，一次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就算校风不好学风不安老师不好，你也可以好啊，也可以好好看你的书啊！再怎么着，校园里也没有谁拿着鞭子见你看书就抽一鞭子或上去打个耳光嘛！换个说法，要学会逆向思维，求同莫如求异。别人都齐刷刷看手机，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躲

在房间角落里静静看书，那将是一幅多么让女生或男生动心的画面啊！人家穿红裙子，你就不要跟着穿红裙子！作为男生，人家戴红帽子，你可以戴绿帽子啊！说到这里，哄堂大笑。

总之大学是读书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忘，万万不可忘了读书。至于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常规性说法太多了，不必我说。我只想结合个人经历强调一点。那就是，看书只知道绿帽子引申含义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如何描写那顶绿帽子——知道修辞。

我大约从小学

四年级开始，无论看三国还是看《苦菜花》，都要把漂亮句子抄在笔记本上，这使得我很早就有了修辞自觉。不仅作文，即使日后发言也因此受益，进而影响了我的人生旅程。记得“文革”回乡，一次会上发言，马上被在场的城里干部看中，推荐到生产大队（村）当团总支书记。其后一次公社（镇）大会登台发言，被公社一位干部看中，发言稿当即被他要走并请我到他家吃饭。再后来我得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省城上大学，不能不与此有关。话说近些，近年来我的演讲之所以较受欢迎和好评，也很可能与修辞有关。不瞒你说，就连开场白致谢辞都不肯放过。例如非常感谢、十分感谢、衷心感谢、由衷感谢……究竟用哪个

文学修辞拯救了我

林少华

短歌

谢春彦

庐山山行

久坐凉风至，
空谷月在松。
云中五老瘦，
不上香炉峰。

借造云画友展走植

物园

冷杉志巨霸，
蝉唱若姬吟。
山路长阶暖，
恪公墓草森。
紫薇照白水，
初日度碧岑。

狸奴方酣睡，
小得此闲心。

题海翁幼女刘蟾《海的女儿》画展

大雅久不作，



今朝看刘蟾。

海的公主秀，
丘壑并牡丹。

惊艳蓝天

我归积一月，
日日诘天蓝。

“艾佩克”之后，
白云又澹澹。

再颂“夜光杯”寿

手捧夜光杯，
不觉七十年。

掌灯仔细看，
日日赏新篇。

秋问

依然燥热我之心，
足背凉雨三两点。

我脑追问我之心，
是否你已进秋天？

好呢？事先斟酌再三，最后决定用“由衷”。这是因为，一来我的感谢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二来“由衷”较少有人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修辞拯救了我，拯救了我乡下蹉跎岁月时的黯淡心情并带给我以人生转机。而修辞，当然主要来自看书，来自看书时对修辞的关注。

修辞，寻章摘句，字斟句酌，诚然是雕虫小技。尝言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作为我，文不能宵衣旰食泽被一方，武不能带甲百万血染沙场，商不能翻云覆雨一掷千金，农不能稻浪千重鱼米欢歌。只剩“雕虫”一途。但另一方面，雕虫就是艺术，就是艺术之美。人经营的东西，唯美永恒！

作为演讲者，我也听别人的演讲；作为老师，我时常听学生在论文答辩时的五分钟或十分钟综述，每每为其修辞水平不到位甚至没有修辞意识造成的效果欠佳暗自叹息。须知，世界上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思想，但其表达方式或修辞则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无限神奇，无限美妙。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去年五月在北大清华讲座席间这样说过：“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他因此强调：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那么如何提高语文？他引用欧阳修之语：“无他求，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

而读时注意书中修辞，不妨说是一个小小的诀窍。愿君图之！



镜像：外滩 12 号（纸本水墨）毛冬华

十日谈征文启事

不出一月，便是农历春节，春节意味着还乡团圆，但总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在春节时工作、加班，请来稿说说您的春节加班故事，1200 字以内，投稿邮箱：liuf@xmw.com.cn。



夜光杯

变，以及期待的不变

龚 静

外的一张竹椅上闲坐了半晌，看老太太拣菜剥豆，河面的水气袭来，无异味。

日复一日，香樟愈发茂盛，梧桐分外蓊郁，春艳桃花，秋挂柿子，变化恰也呼啸而来。原本就是一个经济较发达的镇，这些年自然加快步伐，工业区、住宅小区自不必说；超市银行商铺道路全部更新，卫生院改址新建，规模扩大；旧镇的依稀影子唯见于一些未拆除的老公房和那条不宽不窄的河；后来，有了地铁；再后来，会展中心，大虹桥的玻璃幕墙波光粼粼，318 国道两边更是修缮整治、绿化植树，路况明显改善。

及至近年别墅酒店大型超市，人潮车流，生活方便不少，当然在田埂上漫步看菜花的春天是依稀回忆了。也并不认为田园风光一定要成为必然的留存，在观者是风光，在耕者是生活的重压。好在传统耕作转型为现代生态农业也在青浦其他地区继续着。青浦的发展是多元多层面的。但是，仍然很希望热闹日盛的变化里多一点安静，多一份水乡城镇的朴素清新。

那天去镇上银行办事，这里似乎少了点市区银行的谨慎肃然，静候时听俩本地大姐聊天，一个声情并茂讲述着自家宠物狗生病去世之状，一个温情脉脉地安慰着。后来，与安慰的那位聊了会，她说这里银行有人情味，说着银行客服也凑上来方言闲谈几句，倒像是乡里乡亲白话。大概这也是小镇和市中心的差异吧，公事公办里总还有着乡情的底色。

实话实说，原先居此的清新感现在渐次消失，小河虽然还清新，但时会绿藻覆盖，嘈杂混杂芜杂与楼宇一起丛生。不过，公交车站有了候车棚，截污纳管的工程完工了，镇上商铺不在人行道置物了，车水马龙之际，大树们默默生长吐纳着……变是当下的常态，不变或也该是变的底子。在变与不变之间，期待好发展，期待更怡居。

十日谈

青溪揽胜

明日刊登一篇《红颜》。